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冷暖人生之

上学记

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凤凰卫视
凤凰书品

冷暖人生之

上学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冷暖人生. 上学记 / 凤凰书品编.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447-2795-2

I. ①冷… II. ①凤… III. ①电视纪录片—解说词—中国—当代②社会生活—概况—中国—现代 IV. ①I235.2②D6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6813号

书 名 冷暖人生之上学记

编 者 凤凰书品

责任编辑 韩继坤

特约编辑 华 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795-2

定 价 32.8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知识改变命运？

知识改变命运？

——杨元元的终极之问 / 3

家境贫寒，大学毕业八年找不到正式工作。数次考研，终于成功，带母上学却引发争议。身心俱疲，她最终举起死亡的绳索。

悲喜交加五十天

——“被落榜”李盟盟 / 17

父母砸锅卖铁供她上学，妹妹辍学打工给她挣学费。一张被遗忘的高考志愿表却使她成为“被落榜”的高考生。

我要做官

——“高考赌徒”王富 / 31

七年，他往返于考场与大学之间，六次中途退学，只为年少时一个复仇的心愿。高考变成他精心设计的人生赌局。

二十年圆梦

——“当代范进”曹湘凡 / 47

二十年里，十二次高考，十二次落榜，他还要继续。有人戏称他为高考“钉子户”，有人被他执著追梦的精神感动。

第二章 沉重的母爱

沉重的母爱

——党宪宗的独立调查 / 65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民用惨痛的代价为儿女铺筑大学之路。一个商人自费开展调查，五年走访四百农户，直面农民父母的爱与痛。

教育“脱贫”

——贫困乡里的“状元村” / 79

三十年间，父母举债供子女读书，使偏远的山寨走出五百多名大中专学生。如今这里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却依然是榜上有名的贫困乡。

拯救家庭命运

——走出“艾滋村”的熊长东 / 93

生活在艾滋病肆虐的村庄，父母靠卖血维系着他的大学梦。走出艾滋村，这是一份用生命换来的承诺。

别跪了，站起来

——“乞丐村”大学生李玉平 / 109

父母乞讨，儿子上学。不愿亲人再受苦，他靠高利贷完成学业，却被媒体炒作，被亲朋质疑。

第三章 我是“老师”

和你在一起

——高三班主任王锦春 / 125

连续十五年担任高三班主任，与学生一起面对高考之战。没有风平浪静，没有一帆风顺，高考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

漂流的则果小学

——山村老师阿胡喜提 / 139

一场大雨冲垮了学校。为了不让大山深处的孩子辍学，唯一的一位代课老师带着学生在自己家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年的特殊漂流。

自发的赡养协议

——幸福老师蔡光荣 / 151

代课二十四载被辞退。年近六十，疾病缠身，没有养老金，只能返乡务农。八十一个学生为老师签下赡养协议。

我是“老师”

——最后的代课教师 / 165

拿着最微薄的报酬，数十年如一日默默耕耘，只为教书育人的荣誉。如今他们面临清退，却依然坚守岗位。

第四章 上学记

西行漫记

——摄影家王搏 / 189

一个普通农民，二十年独身徒步十万公里，为失学儿童拍下数万张照片。在最豪华的街头举办最简陋的影展，为孩子们寻求资助。

艺术扶贫

——苦舞者冯笑原 / 205

为了圆贫困孩子的艺术之梦，她开办宏志班，免费招生。因此负债累累，因此备尝冷暖，却在苦舞中坚持。

上学记

——特优贫困生 / 217

小小年纪饱尝人世辛酸，几度面临失学。一所私营慈善学校，终于让他们再圆读书梦。

跨越高考

——陪读妈妈刘强 / 231

二十年前两次落榜是她内心难愈的伤。人生屡屡受挫之际，和女儿备战高考的陪读日记让她从下岗女工成为畅销书作家。

第一章 知识改变命运？

“一考定终身”的残酷，使“知识改变命运”成为几代人的价值观。然而，历尽辛酸甚至付出惨痛代价后，扭曲的现实却让人困惑：知识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杨元元的终极之问

知识改变命运？

家境贫寒，大学毕业八年找不到正式工作。数次考研，终于成功，带母上学却引发争议。身心俱疲，她最终举起死亡的绳索。

人物档案

杨元元，1979 年生于湖北宜昌。6 岁丧父，与寡母幼弟相依为命。19 岁考入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专业，带母上学。毕业时因拖欠学费没拿到毕业证，此后一直没有正式工作。

当过老师，卖过保险，也做过衣帽批发等小生意。

2009 年 9 月考取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硕士研究生，继续带母上学，引起争议。11 月 26 日，在宿舍卫生间自缢身亡。

世间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最困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经历了，还有什么会令人畏惧、令人退缩呢？

——杨元元日记

□ 陈晓楠

“最困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经历了，还有什么会令人畏惧、令人退缩呢？”就在写下这段话之后不久，原本觉得自己已经无所畏惧了的杨元元，却选择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2009年11月26日清晨，上海海事大学一年级研究生杨元元被人发现以极其痛苦的半蹲姿势，在宿舍洗手间自缢身亡。此前，她经历了本科毕业之后八年找不到正式工作的窘境，经历了几次考研的失败，创业也没有成功。终于在年近三十的时候，她又一次走入了学校的大门。在外人看起来，她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曙光。是什么让她再一次畏惧、退缩，甚至放弃生命呢？

杨元元被发现自缢于宿舍洗手间的场景非常恐怖：她背对洗手盆呈坐姿，腿微屈支撑着悬空的身体，一条枕巾和一条毛巾首尾相接，绑在洗手盆的水龙头上，绕过她的脖子并深陷于皮肉之中。

望瑞玲（杨元元母亲）：我姑娘在卫生间里头，用两条毛巾（勒住脖子），人就是被两个枕巾系在卫生间。我哭着喊他们快救人。那时候我脑筋乱了，糊涂了，也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在那儿哭。那时候我姑娘的嘴巴还吐了东西出来，吐的白的不知道什么东西。（一开始）她要是不想死，她马上就可以不死，可是她肯定是下定决心了。

杨元元的同学说，洗手盆距离地面不足一米，只要有一丝求生欲，杨元元当时随时可以站起来重回生门，而她毅然选择了这条不归路。

杨元元的自杀，一经媒体披露，立刻引发了强烈的震动，被称为“海商女

事件”。人们议论纷纷，没人想到这个学习努力的女生会以如此决绝的方式离开。杨元元没有留下遗书，人们对她真正的死因无从知晓，只知道在事发前几天，她的生活中发生了一起特殊的事件。

2009年9月，杨元元考取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研究生。很快，她成了同学眼中一名独特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拮据，杨母没有住房，杨元元一入学，就带着母亲住进了学生宿舍。

2009年11月，在母亲随住宿舍两个月后，杨元元接到了校方下达的要求其母即刻离宿的通知。杨元元当即带着母亲外出找房。由于没有马上找到能负担得起的合适住房，杨母后来不得不在电影院里过了一夜。杨元元独自回到宿舍，彻夜未眠。

望瑞玲：在电影院的时候我想睡觉，可是它是一个一个独立的座位，没办法躺下来睡。那天特别冷，我记得第二天起来以后，外头都结了厚厚的冰。（她说）我担心你以后在外头，孤零零的怎么办，我急得觉都睡不着，心里内疚，特别不舒服。她还说，妈，你跟着我一直没享到福。

11月23日，在焦灼地寻找了一整天后，杨元元母女终于租到一间月租五百元的房间。进门后才发现，这间房子是毛坯房，没有任何家具。当晚母女二人在水泥地上相拥过了一夜。

望瑞玲：我们坐在地上，只铺了一个被子，加上是水泥地，能不冷吗？肯定冷，衣服都盖上了，再把别的东西都盖上还是冷。我姑娘睡不着，说冷。我就喊她睡我身上，我姑娘不同意，反正一直都没睡着。因为这个事，我感觉她的脑筋都变了。

陈晓楠：你觉得她变成什么样了？

望瑞玲：精神恍惚。看得出来很焦虑的样子，老是说没有让我享到福，跟着她受苦。从21号到25号，老说妈你没享到福，原来一直没有说过这话。

在冰冷的毛坯房里，杨元元整夜向母亲道歉，说没有把母亲安排好。次日，杨元元带母亲回宿舍洗澡，被宿舍管理员发现。据杨母说，管理员命令她立刻离开。

望瑞玲：她一开始跟我姑娘说，你老这样搞，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的。她又对我喊，你还不走？你一个乡下人，你不要把你乡下那一套拿来。说的声音好大，我姑娘当然生气。我姑娘后来回她一句，我不要毕业证了，不要学位证了。那天她讲，瞧不起我不要紧，不要瞧不起我的妈。

在返回出租房的路上，杨元元又向母亲道歉。当晚，杨母感觉女儿情绪异常，再次彻夜未眠。

望瑞玲：她说现在不应该读书的，就应该在厂里面当个工人。还说不应该认真读书，就一般地读书上个技校还好一些。后来又说，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她是白学了，那么苦地努力奋斗，最后也不好。

陈晓楠：这是她第一次说知识改变不了命运。

望瑞玲：就是最后那天，25号突然说这个话，我就感觉有点反常。

据杨元元的同学回忆，11月23、24日两天，杨元元都没有去上课。但25日，她还是照常参加了校园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排练，出演女主角。由于担心演得不好，杨元元还一直排练到深夜。因此那天晚上，她没有陪母亲住在出租屋，而是一个人回到了宿舍。可就在26日清晨，她被发现在浴室自缢身亡。

□ 陈晓楠

知识能否改变命运？一个年轻女孩的死讯就这样因这一个她生前所发出的终极疑问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杨元元的家人认为是学校持续地不留情面地驱赶杨母，才让杨元元背上沉重的道德枷锁，最终走上绝路。此外，校方人员救助不力，也是造成悲剧的重要原因。

而海事大学随即发出声明，称让杨母离开宿舍是学校的合理规定。而且他们已经尽了一切的努力来帮助她们母女，比如协助她们寻找出租房。事发之后急救和善后的工作也是规范和人道的。

杨元元的决绝离去，或许已让我们无法去探知事情的真相，而有

关责任归属的纠纷也在短暂的冲突后尘埃落定。所以我们更想知道，谁是杨元元？她又是如何走过了这短短三十年的人生历程……

1979年，杨元元出生在湖北枝江一个山区的兵工厂。父亲很早就因病去世，她和弟弟一起靠母亲为工厂看大门的微薄收入勉强维持生计，日子相当清贫。望瑞玲说，当时她们居住的房子整天掉泥，都没有能力整修。杨元元的弟弟杨顺顺也回忆，母亲上班的时候，姐弟俩的午饭常常是辣酱就馒头，因为没钱买菜。

杨顺顺：如果值夜班，她（杨母）一夜都不会回来。但是如果她在家的话，会给我们炒一小盘肉，因为她知道我不喜欢吃菜。其实我们懂事很早，看到母亲每次都只吃旁边的白菜不吃肉，当时我跟姐姐都不说，但是后来等她把菜端上来的時候，我们就很默契地先把白菜吃完。这样她来看白菜没有了，我们就说那你也吃点肉吧。

望瑞玲：我记得有一次我姑娘想吃鱼，说吃鱼会更聪明一点。我当时没有给她买，说等几天吧，等过几天再给你买。那时候离发工资还有五天。

在我6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当时弟弟尚不满4岁，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姐弟二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她都支持我和弟弟的学业，一个人挑起生活的重担。

——杨元元日记

望瑞玲说，由于自己只有小学文化，而丈夫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化工大学的毕业生，所以她始终希望一双儿女能够有出息。杨元元上学以后自觉努力，学习成绩一直特别突出，性格也活泼开朗，爱好体育，是学校各项活动中的活跃分子。

杨顺顺：她那时候戴着大队长的三条杠回来，当时我还蛮羡慕的。一说周日学校组织一个什么活动，她马上就会出去找人，先找下面的中队长、干部，干部再去召集其他人。我就觉得，她特别像一个领导。

望瑞玲：我姑娘的学习成绩一直是第一，第二都没考过。她是高中团支部书记，读高三的时候，还作为榜样去给他们高一的同学讲话。

1998年，杨元元参加高考，成绩优异，成为全厂区第一个能上重点大学的人。由于当地某个领导的孩子曾经通过关系夺走了原本属于她的“市三好学生”荣誉，杨元元立志学习法律“为穷人做主”。她本想报考大连海事大学学习海商法，但母亲考虑到路费的问题，还是决定让她上离家较近的武汉大学经济专业。

杨元元上大学后，望瑞玲二百一十五元的月薪更显得捉襟见肘，她开始在厂区摆小摊。由于不忍再向家里要钱，杨元元也开始超负荷地兼职和做家教。为了节省路费，做家教的时候她常常是步行往返。

而平日在学校里，杨元元还要同时打两份工：打扫教学楼，在食堂清扫垃圾。不少武大的同学对她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常常夜晚在饭堂擦桌椅，或者把垃圾扫起来，并从中拣出卫生筷。

陈晓楠：这个活其实是挺重的。

望瑞玲：是啊，很累，她那会儿歇一下就瘫在床上不想动了。可是那时候干这些能吃一顿免费饭。

陈晓楠：就为了一顿免费饭。她跟你诉过苦吗？

望瑞玲：没有，从来不诉苦。她在大学期间没找我要一分钱，放假也不回来，让她回来也不回来，就在学校值班。听别人讲，其实上大学应该是年轻人最快乐的时光，同学在一起玩啊什么的，但是她都没有参加，因为没有时间。

给妈打完电话后，我真的很难受，想到母亲终日辛苦，在买菜时与别人计较一毛两毛，我的心便在滴血。每每想到这些，我便会计较自己的消费用处，我便会很在乎自己的努力学习。希望大四毕业的时候，我可以大声对妈妈说，我有钱，够自己花。

——杨元元日记

杨元元把兼职的所有收入悉数交给母亲，并支持弟弟求学。懂事的她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来自城市的同学们衣着新潮，而她的衣服大多是别人所赠，且单调陈旧。望瑞玲说，女儿对此并不介意。

望瑞玲：她们宿舍有三四个人条件蛮好的，一件衣服她们穿了几回不要了，就问元元，你要不要？元元说要。

陈晓楠：她也没有觉得自卑。

望瑞玲：没有。因为当时觉得未来会好起来，大学苦几年就苦几年，所以别人给她衣服，她都无所谓，不会觉得被瞧不起。

刚进入大学时，杨元元也曾经梦想当老板，挣许多钱。但后来她发现，没有资本基础，这个梦想难以实现。于是，在勤工俭学之余，她又跨院学起了法学，决定延续最初的理想，“今后要给穷人维护正义”。

本科时，自己对法学非常感兴趣，而武汉大学自由的学风，也欢迎学生们旁听。我经常可以听到许多优秀老师的法学课程，让人如沐春风，这坚定了我当一名法律人的理想。

——杨元元日记

2000年，弟弟杨顺顺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这让杨元元对未来更是充满了信心。但就在这一年，兵工厂要搬迁，在新址需要交三万五千元才能得到一套住房。望瑞玲拿不出这么多钱，而老职工们纷纷搬走，处于封闭山区的兵工厂周围，又没有其他的生活社区，望瑞玲的小生意难以为继。不久，他们居住的老职工宿舍801栋又因为是危房被拆除了。于是，无家可归的望瑞玲决定去武汉和女儿会合。就这样，她住进了女儿的宿舍，和女儿挤在一张床上，在武汉留了下来。

陈晓楠：两人住在一张床上？

望瑞玲：嗯，好窄，那个床只有两尺二，蛮挤的。她们宿舍有7个人，我跟她两个人睡在一起，我当时的工资连租房子都不够。

陈晓楠：当时一个月挣多少钱？

望瑞玲：当时还没退休，两百多块。按照当时的情况，租房子最少要两百五，那我就租不成。跟着我姑娘能减少住宿费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来说，我在武大可以做点生意，摆个小摊卖卤鸡蛋，卖橘子，卖豆皮，一天也可以赚个十块二十块。